

末代皇帝傳奇(六)

復辟險途

●秀敏撰文·邊緯文校訂

帝后準備迎戰淑妃

太監拿着律師叫他帶給皇上的信，心想：這下完了，淑妃是不會回去了，自己沒有完成看住淑妃的任務，回去可怎麼交待呀。不趕緊回去向主子報信兒，誤了事罪過就更大了，於是他慌慌張張跑回張園。

幾年的享樂生活使溥儀樂在其中，但他又不甘心在政治舞臺上做一個徹底的失敗者。因此，他常常處於矛盾的痛苦之中，他的生活情緒，無疑地影響着整個家庭。今天，文綉要和妹妹文珊出去散散心，溥儀雖沒有估計到事情發展的嚴重後果，但已有不祥之感。

這會兒，溥儀正一個人躺在沙發上，望着天花板，抽煙解悶兒，忽見太監神情緊張地走進客廳。溥儀猛地起身問：「淑妃呢，怎麼就你一個人回來？」

太監戰戰兢兢地跪地不敢回答，從懷中掏出信來遞給溥儀：「這是給皇上的。」

溥儀看着淑妃寫給自己的信，他越看越氣，由氣而惱，由惱而驚，又由驚而怕。當看到淑妃

要通過法院和他離婚時，這位「大清皇帝」再也站不住了，他一屁股坐在沙發上：「快，快請師傅們來！」文綉要離婚，已不僅僅是他的家事，只好求助於師傅們了。

一個快嘴的宮女，在花園裏找到皇后。婉容聽說文綉要到法庭和皇上離婚，便着急忙忙地來到客廳。她指着信說：「還要跟皇上要贍養費，真是太不像話了。」說着把信塞還給溥儀。

「不像話的事還在後頭呢，如果不依了她，還要登報起訴，要求去法院離婚呢。」溥儀沮喪地說。

「事情既然鬧到這種地步，我看離了倒好，再回來，也沒法兒過下去。」婉容說得很乾脆。

此時，鄭孝胥、胡嗣瑗、陳寶琛、榮源、陳太傅等人已在那裏商量對策了。婉容也顧不得許多，坐在客廳的角落裏的凳子上，聽着他們談論

「我去找淑妃的族兄，請他出面力阻相勸，斷不可把事情鬧大。」鄭孝胥似乎很有把握地說

「如果淑妃定要起訴，法律干涉的話，那就

不是皇上的家事所應為的事故了。所以我們還要多花些錢，請律師代帝出面為好，皇上總不能親赴公堂吧！」陳寶琛極為關切地獻策道。

「陳師傳言之有理，那就請您速去法院，打聽淑妃是否決意要起訴，並代我請律師。」溥儀焦慮不安地對陳寶琛說。然後，命大家分頭行動，準備「迎戰」文綉。

經過這個小小的「御前會議」之後，溥儀的情緒稍稍穩定了一點兒。待幾位近臣退出後，婉容走到坐在沙發上幾乎把頭埋在胸前的溥儀身邊，關切地問：「皇上打算怎麼辦呢？」

溥儀一見婉容，立時氣上加氣，便把自己所受的屈辱和痛苦都拋向婉容：「怎麼辦，還有臉來問我！」

「皇上不痛快，盡拿人家出氣。」婉容嗚嗚啞啞着。「你看看這個。」溥儀把文綉的信扔給婉容。

放不下那皇后架子

婉容仔細地看着淑妃的來信，驚異地：「什麼，她再也不回來啦！要求分居或者離婚？真是

不知羞恥。」婉容完全不能理解文綉的這一行動。「真不該有這個皇妃，更不該把她帶到天津來，皇上幹嘛一定要留她在身邊。現在是她自己走的，隨她去好啦。」

「哼！說的可容易，妳身為皇后就不能替我想，如果文綉真的上法庭與我離婚，在社會上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國人會怎樣議論我這個大清皇帝。我可真是丟盡了祖宗的臉面。」溥儀哀怨地幾乎掉下淚來。

聽皇上一說，婉容覺得事情確實不那麼簡單，她勸溥儀道：「與論總會有的，可也不能被與論嚇住，如果依了文綉，給贍養費許她另過日子，或是再哄着回來，難道皇上就不怕丟面子，就不怕有與論嗎？」

「妳說的這些，我何嘗不曾想到。」溥儀有氣無力地說，「如果事情繼續鬧下去，對妳我會有什麼好處，我們怎樣在這裏住下去呀？」

「我不怕，妃子和皇上鬧離婚是她自己不好！我是皇后，妃子就是不能和皇后論高低。」

「妳呀，哪樣都好，就是放不下妳那皇后的架子。」溥儀責怪地說婉容。

「我知道，自己有許多不對，可是我愛皇上，也希望皇上愛我。」婉容見溥儀很痛苦，溫和地勸道：「今天，文綉走了，我會永遠伺候皇上，改掉我的毛病，不惹您生氣。」

「好啦，好啦！我相信妳的話，妳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好好想想，妳上樓去歇着吧。」

婉容見溥儀不願再和她談下去，便輕輕走上樓去，並不住地回頭看躺在沙發上的溥儀。

就在文綉與溥儀大鬧離婚，弄得溥儀惶惶不安的時候，日本侵略者爲了全面占領東北，進而吞併全中國，製造了「九一八」事變，並借助這一緊張局勢，正策劃着誘騙遜帝溥儀去東北，做他們侵略工具的陰謀。

五四運動以至北伐革命之後的文綉生活在動蕩起伏的社會之中，不可能一點不受影響和薰陶。所以，她不堪忍受嫡庶尊卑的痛苦寂寞生活，果斷地與帝王「賞賜」的「皇妃」尊號徹底決裂，勇敢地提出與溥儀離婚。她不屑溥儀及其律師的勸誘，不懼王公、族兄的脅迫，一不做二不休毫不退縮。最後，還是溥儀讓步，答應了文綉提出的離婚條件，這場空前絕後的「妃子革命」便以文綉得勝、溥儀失敗而告終了。

兩顆炸彈震驚深宮

自從文綉出走離婚後，溥儀的心情更壞了，他感到自己不但丟掉了祖宗留下的江山，而且也失去了他主宰家庭的權威。他痛苦、徬徨，常常昂首望天。就在他無途可尋的時候，日本侵略者的陰霾魔爪向他伸來。於是，靠侵略中國起家的日本軍官土肥原和上角利一以及三野友吉夫婦便成了他的座上客。

一天晚上，溥儀正站在窗下望着慘淡的月光，突然，侍衛官余思文慌慌張張地從外邊跑進來：「皇上，不好了，有人送來兩筐水果……」余思文慌張的有些語無倫次。

「出了什麼事，慢慢說。」溥儀安慰余思文

「來人放下筐就走了，我們檢查筐裏東西的時候，發現有兩顆炸彈，還看見大門口有人賊眉鼠眼的往園子裏張望，聽說是馮玉祥派人來行刺皇上。」

「有這樣的事？」溥儀頓時神色黯然：「完了，全完了，這園子也住不下去了。」溥儀哭喪着臉叫道：「快，快請師傅們。」

溥儀那裏知道，這天夜裏的炸彈威脅，完全是由土肥原、上角利一等日本人一手導演的，師傅羅振玉爲了能使溥儀速去東北光復祖業，也曾參與此事的安排。近臣鄧孝胥也是積極鼓動溥儀去東北的。溥儀在緊張氣氛的籠罩下又主持了一次「御前會議。」

會議終於以羅振玉、鄧孝胥「先擁有滿洲，再君臨全中國」的「奏議」戰勝了靜觀待變的陳寶琛一方。

重登大寶險途美夢

於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天，溥儀便做着「重登大寶」的美夢踏上了去東北的險途。

皇上在日本人的「精心保護」下，悄悄地離開了靜園。兩年前皇上和皇后已由張園搬進靜園，這下子「靜園」真的安靜了，皇妃鬧出了亘古皆無的離婚案，並取得了勝利，皇上敗下陣來，落荒而走，去了東北，日本「友人」也不來作客了，師傅們也無須再「晉見」了，以皇后身份自居的婉容對於皇上的踪跡一無所知，她抱病不起，派出去打聽皇上下落的侍衛余思文也始終沒有消息。冷靜、寂寞，無以慰藉。

「皇上沒有了消息，我們可怎麼辦呢？」
「您也得想開點，打聽消息的人回來就好啦！」
宮女邊伺候婉容吃藥邊勸道。

「皇上準是爲了淑妃的事在生我的氣。」婉容也在爲自己在皇上面前說了文綉的不是而惴惴不安。「皇上以前說過的，要去東北圖謀救國之路，可是，那是吉凶未卜的險路啊。」

宮女看着她那雙望着天花板失去往日光彩的眼睛說：「您別胡亂想啦，閉上眼睛歇會兒吧！」

婉容吃了藥朦朧矓矓剛要睡去，忽聽有人說，「皇后剛睡着，您先吃了飯再來睡也不遲。」

「誰呀？」婉容雙眼欲睜不能地問。

宮女見皇后醒了，忙走過來小聲地說：「肅親王的格格金壁輝小姐來看您了。」說着沖門口示意金壁輝先不要走進來。

「金壁輝？就是那個川島芳子？」婉容微微睜開眼睛，念叨着。「她來幹什麼？」婉容早已耳聞過這個在皇族中傳說着象徵罪惡的名字。

川島芳子原係愛新覺羅氏肅親王第十四王女。她從小膽大，放肆，機警，深受肅親王溺愛，爲培養這個聰明伶俐，具有幾分男兒氣概的王女成材，父親把她送給情同手足的日本朋友川島浪速爲義女，故取日本名爲川島芳子。讓她在日本讀書長大，盼望有朝一日，氣度不凡的王女川島芳子能爲滿清復辟有所作爲。

「九一八」事變時，芳子早已在日本劍子手的培育下成了一名放蕩不羈、神出鬼沒的高級特務，回到中國後，她身爲日本間諜幹盡了出賣祖國利益、出賣靈魂的勾當。以至一提起她的名字

，連王族中的人都嗤之以鼻，婉容當然也不會對這位王女感興趣。

婉容微睜睜眼，打量着站在床邊，身穿講究的西裝，戴着禮帽，化著淡粧猶如美男子一般的川島芳子。當她摘下禮帽，向皇后領首示意時，婉容才發現，她還剪了近似於男人分頭的時髦短髮。

「皇后一定惦念着皇上才急病的了？」芳子以極會體恤人的口吻關切地問着婉容。

婉容一聽川島提起皇上像吃了起死回生丸似的，從芳子的口氣中感覺到皇帝似乎有了消息，她立即精神了許多，「皇上現在在哪兒，他好嗎？」婉容急切地問。

「看您急的，聽我慢慢說。」婉容越着急，川島越是要慢着說，好像這樣才能充分顯示出她出現在這裏的重要性。

婉容伸手叫宮女扶她坐起來。芳子殷勤地搭住婉容無力的手，扶她起來。並把枕頭墊在她的後腰上。

「是皇上叫我來接您的。」

「皇上他在哪兒？」

「皇上早已到了滿洲，派人找到我，接您去滿洲。」

婉容對芳子的話是不能全然相信的。皇上早就蓄意去東北，這是她知道的。今天，只憑芳子一句話就能證明皇上確實在東北，並能跟她走嗎？於是婉容進而問道：「皇上有信來嗎？」

經過特務嚴格訓練的芳子，「嗅覺」是相當靈敏的，她清楚地意識到皇后不會輕易相信自己

，便不慌不忙地說：「從滿洲到天津有多遠您知道嗎？要走幾天您清楚嗎？一路上有多少軍隊把守您見過嗎？我要是帶着皇上的手諭，今天恐怕也不能來到皇后的身邊了，您就不會知道皇上的消息，也就更不能去滿洲和皇上見面了。」

婉容聽了芳子一連串的發問和解釋，覺得有些道理，可是她還是不放心，「滿洲那地方挺冷，聽說土匪很多，是真的嗎？」

「冷是冷點，還能讓皇后凍着嗎？再說，那是咱們老祖宗的發祥地，皇后也該去瞧瞧。」

「皇上現在真的還好？」婉容對於芳子的話仍然不放心。「我還會騙您嗎？您想，要不是皇上在滿洲，我接您去幹什麼，又找誰呀，我這還不是爲了完成皇上交給的使命，好讓皇上皇后團圓相會嗎？」

川島芳子掩護逃奔

婉容雖然恨不得一步趕到皇上的身邊，可是她又怕受人挾持，有去無回。仍然面有難色。

「您就放心，有我芳子在，日本人是會保護您的，保證皇上皇后來去自由，一路平安。如今皇上在滿洲惦念皇后，您又在天津想着皇上，真是牛郎織女兩地懸心。」

婉容的心已給芳子說活了，「我們什麼時候動身，怎麼個走法？」

「您就放心吧，外邊的事一切都有我安排！您就盡等着和皇上見面就是啦！」然後轉身對宮女說「叫人把我的皮包提到這兒來。」

原來川島芳子早已將婉容潛行到東北所需要

的服裝及化妝品藏在皮包裹裏，當她拿出皮包裹的粗布男衫時，婉容吃驚地問：

「要穿這個？」

「對」，芳子點頭非常老練地說：「就您的俊模樣是很難逃過國民軍的哨卡，必須喬裝改扮。到了日本人那裏，一切都好辦了。」她將衣服疊好放在婉容床頭。「這兩天得好好養養身子，不然，上了船就頂不住了。」

川島芳子走後，婉容便開始安排去東北的事情，「快去把余侍衛找來。」婉容知道他是皇上信賴的人，此行一定要他跟隨保護才能放心。忙又叫人去通知溥儀的二妹、三妹囑咐她們等地走後，也要取得聯絡，然後設法去東北。

幾天後，婉容的身體基本上恢復了健康，當人們都已進入夢鄉的時候，婉容換上了川島芳子為她準備好的粗布男裝，戴上禮帽，洗掉臉上的脂粉，悄悄出了靜園的後門。任憑芳子把她塞進了早已等在那裏的汽車後部的貨箱裏。經過了一段顛簸撞擊的緊張行駛之後，來到了白河岸邊。芳子機警地指揮人們上了早已準備好的船隻，待婉容和余思文等人上了船，進了艙才發現，日本少佐三野友吉夫婦已經坐在裏邊，將陪着他們同去滿洲。

川島芳子一手操縱並伴隨婉容左右，由水路乘汽船去大連，然後到滿洲，婉容從這一天起，開始了她在日本鐵蹄下的偽皇后生活。

憧憬大清復興景象

皇后婉容在川島芳子的勸誘安排下，由余思

文保護，三野友吉夫婦陪同，乘日本汽船離開了天津。

當船開出外國租界的時候，川島芳子告誡婉容說：「前邊就是中國軍隊管轄的地方了，無論發生什麼情況，請皇后千萬不要說話，如果中國軍隊發現船上坐着去滿洲的皇后，您就會被劫持回去，再也甯想和皇上見面了。」

聽了川島芳子的話，婉容嚇得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兒，嘴唇打着哆嗦說：「我聽你的，一定不出聲。」

正說着，忽然從岸上傳來喇叭的叫喊聲：「停——船！」

還沒等川島芳子走到艙口，岸上又傳來鳴槍警告聲，川島芳子回頭囑咐船上的人說：「千萬別言語。」然後命令將船駛向岸邊，聽候他們的盤查，免得遭受襲擊。

婉容聽說把船開向岸邊，她嚇得哆嗦成一團，余思文見狀忙安慰說：「皇后不用怕，有芳子小姐去應付他們，不會出什麼事的。」

這時，艙外傳來川島芳子與士兵的交談聲，三野友吉夫婦也很緊張，嘴裏還唧唧噥噥地一個勁兒禱告。最後還是金錢起了作用，士兵接過芳子遞來的鈔票和金條，不再嚷着進艙搜查了。汽船便在士兵口令的叫喊聲中通過了關卡，他們到了大沽口外改乘輪船入海時已是後半夜了。經過行船的顛簸和驚嚇，婉容剛剛恢復的病體已經難以支持了，她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川島芳子雖然也困的上下眼皮直打架，却不敢睡過去，生怕在「保駕」皇后去滿洲的旅途中

出現差錯。

婉容一覺醒來，不見川島芳子，便問坐在身邊的侍衛余思文道：「芳子小姐呢？」

「在那兒。」余思文指點着婉容向甲板上的川島芳子看去。

川島芳子此次天津一行，既受命於日本人，又接了「聖旨」負責保駕皇后來滿洲，事關重大，她不敢掉以輕心。她坐在甲板上，正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仰望夜空，準備應付着將要發生的一切麻煩事。

「外邊很涼，讓芳子小姐進來吧！」婉容對余思文說。川島芳子又深深地吸了一口剩下不多的香烟，然後將煙頭扔向水中，她命余思文在甲板上觀察動靜，自己像一個闖江湖的男子漢一樣走進艙內。

婉容對於自己隨芳子來滿洲還是吉凶未卜。因此，惶惶不安地輕聲問芳子：「日本人為什麼要護着皇上，皇上真的和日本人在一起嗎？」

「皇上當然要靠日本人保護了，爲了大東亞的共榮，日本人才『保駕』皇上重整基業。現在萬事齊備只欠東風，就等皇后一到，皇上即刻去瀋陽故宮登基叩拜祖陵。在祖宗的發祥地登上寶座，以滿洲爲基地，進而取全國，恢復大清基業。」川島芳子越說越興奮，她閉上眼睛幻想着大清復興的景象，「那時的皇上再也不會像現在被轟出紫禁城的萬歲爺，皇后也不再是遜位的帝妻，而是大清帝國的國母了！」

「看你說的，好像真的實現了一樣。」婉容也被芳子的情緒所感染，有些興奮地說。

「您是不知，東北的臣民是怎樣地擁戴皇上和皇后。」

「如果能真的看見皇上光復祖業，我死亦瞑目了。」

正當川島芳子和婉容勾畫着復辟美景的時候，三野友吉夫婦已經昏昏睡去。婉容突然想起了皇上的心腹侍衛余思文。

「余侍衛哪兒去了？」婉容問芳子。

「我叫他在外面守着，以免發生意外。」

「這會兒怕是不緊了，叫他也進來歇會兒吧！」

「不成，不把皇后親自交給皇上，我是不能輕鬆的。」於是芳子又點燃了一支香烟，來到翰外的甲板上。「皇后叫你進去歇一會兒，我在這兒抽隻烟。」

余思文在外邊已經待了很長時間，又冷又悶，聽川島芳子一說，也不客氣，趕緊回到艙內。見三野友吉夫婦和皇后都合衣而臥，便倚在一個角落裏打盹。

「皇上！皇上！」婉容突然從夢中驚醒，把剛要睡着的余思文嚇了一跳。

「您怎麼啦？」余思文揉揉眼睛問。

「我作了個可怕的夢，皇上不見了。」婉容說完，臉色微紅，覺得不該和侍衛講這樣的話，幸虧是夜晚，艙內光線很暗，也無人能注意到她的臉色。

原來，她在睡夢中，看見溥儀身穿御樹龍袍，帶領羣臣，站在富麗堂皇的宮殿裡迎接她，大臣們一個個行三拜九叩之禮，殿外的百姓，手裡

拿着黃龍小旗，跪地高呼萬歲，萬萬歲！待羣臣和百姓散去。溥儀伸出雙臂，讓婉容到自己身邊來，婉容欣喜地撲向溥儀懷中，突然溥儀不見了，她撲了空……

被惡夢驚嚇醒的婉容，看看熟睡的三野友吉夫婦和余思文，餘驚未消地低下頭，回味着剛才的夢境。

投入虎口身不由己

余思文見婉容身體還很虛弱，忙找來一條毛毯，遞給她說：「皇后多保重。」

婉容微笑着接過毛毯：「我知道，你一向忠於皇上，一路上關心照顧我，到了滿洲以後，見了皇上，我還要好好謝謝你。」

「不敢，不敢！」余思文見皇后已經沒有了睡意，自己也不便再睡。他覺得自己待在艙內很不自在，忙起身去換芳子進艙內休息。

他們到了大連以後，被安排在清朝遺臣王季烈的別墅裏住下。一連幾天都見不到皇上，而且也打聽不到消息。更嚴重的是，如果沒有日本人的允許，他們是不能隨便出入的。這下可氣壞了皇后婉容。

「皇上在哪兒，皇上在哪兒？為什麼到了滿洲還見不到皇上？」婉容生氣地問同來的三野友吉夫人：「你知道他們把皇上弄到哪兒去了？」

三野夫人勸道：「皇后陛下，不要着急，我們先用了飯再說吧！」

婉容看了看桌上擺好的飯菜，厭惡地對三野夫人說：「你跟我们來幹什麼，是不是日本人派

你們來的？那你去對他們講，從現在起，見不到皇上，我就不吃飯。」

「皇后會餓壞的。」夫人膽怯地說。

「皇上準是在日本人那兒，你們準知道他的消息。」婉容衝着三野友吉夫婦嚷着。

川島芳子見皇后對三野夫婦很不禮貌地發起火來，忙岔開說：「飯菜都涼了，皇后要是餓壞了，我們怎麼向皇上交待呀！」

聽川島芳子一說，婉容突然把注意力轉向芳子，問道：「你不是說，皇上在這兒等着見我們嗎？為什麼要騙我？」

「我怎麼敢騙皇后呢？」川島芳子一時覺得很為難。便根據她對日本「朋友」的了解，解釋道：「皇上非同一般平民百姓，爲了他的安全，大概由關東軍保護着。」

「這麼說，皇上在關東軍那兒，我要見皇上。」婉容說完氣惱地往外走，不再理睬川島芳子。門口兩個面帶凶相的日本兵，橫槍攔住了她，婉容被嚇了回來。她徹底明白了，此行東北已經投入虎口身不由己了。

「騙子，你們都是騙子！」她慢慢向後退着，失聲哭道：「我原說東北盡是土匪，萬萬不能來的，現在你們把皇上藏到那兒去了，是不是給日本人殺害了？」她質問芳子。

站在一邊的三野友吉夫婦，聽了皇后的話覺得很不順耳。三野友吉不和發怒的皇后講話，而是對川島芳子用日語說：「請你們的皇后講話要慎重！」

「皇后有歇斯底里病，請您不要介意。」川

島解釋說，「我們得想個法子把她安頓下來。」川島芳子用日語和三野友吉夫婦嘰哩咕嚕地說起來。川島芳子和他們說些什麼，婉容根本聽不懂，但她認定，他們是串通一氣，有事瞞着她。

「你們爲什麼不講中國話，騙了皇上，又來騙我。既然見不到皇上，讓你們拉來滿洲幹什麼，倒不如死了的好。」婉容冷不防向桌角撞去。要不是余思文等人手急眼快，婉容真的會撞個頭破血流呢！

川島芳子等人好不容易把連哭帶噙的婉容安頓在椅子上坐下，「你們伺候着皇后好好歇着，我去和軍部商量面見皇上的事。」

芳子走到門口又叫過余思文囑咐道：「千萬照顧好皇后，出了事我們可沒法交待。」

「知道」。余思文答應着回到婉容身邊。

川島芳子奉皇兄溥儀和日本特務機關的雙重命令，將皇后婉容接到東北，不能立即見到皇上，這是她事先也沒有想到的。經皇后這一哭鬧，她也沒了主意，便馬上求救於她的日本主子。

她在電話裡用流利的日語對憲兵隊長說：「皇后見不到皇上鬧得很厲害，不肯吃東西，我擔心要出事的。」

「不會，不會，」憲兵隊長在電話裡慢條斯理地說：「川島小姐以皇族至親的關係好好勸皇上下。」

「不行啊，她因爲來到滿洲還是見不到皇上，懷疑皇上已經出事了，所以哭着要尋短見，皇后萬一有個好歹，我們沒法向皇上交待，更無法向軍部交待，所以請您……」川島芳子擔心地說。

沉浸團聚歡樂之中

「小姐神通廣大，總可以有辦法嘛！依你之見……」憲兵隊長用着中國腔說。

「我看不如讓他們見上一面。」川島芳子乾脆地說，「軍部底下的人我來活動，您讓憲兵隊的人裝作不知道就行了。」

「我說川島小姐會有辦法的嘛。好！只要軍部默許了，憲兵隊我可以保證。」憲兵隊長說。

經過川島芳子的上下活動，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總算「開恩」，婉容才得以在旅順和溥儀見面。

溥儀此時正焦慮不安地在旅順大和旅館的客廳內等待着將要來到的皇后。「皇后還好嗎？」他問站在廳內的侍衛。

「聽來人說還好。」

「噢，你也沒見到皇后。」溥儀感到自己問得有點多餘。

「皇后陛下到了。」一個日本侍女走進來報告說。她的話音剛落，婉容已出現在客廳的門口。

兩個人簡直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剛剛分別兩個多月，皇上清秀的臉越發蒼白消瘦，皇后大病初愈，加之一路勞頓驚嚇，見到皇上過於激動，還沒等說上一句話，眼前一黑昏了過去，川島芳子趕忙扶住，隨在身后的侍衛余思文手足無措地呼叫「皇后，皇后！」

「慕鴻，你怎麼樣？」溥儀在呼喚着婉容。大家手忙腳亂地把皇后扶到沙發上，有的捶背、有的搥手、有的遞過來熱毛巾，經過一番「搶救」之後，婉容慢慢睜開眼睛，看着周圍的人們。

當目光落在溥儀那充滿焦急神情的臉上時，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兩行熱淚奪眶而出。「皇上，可見到您了。」她欲掙扎起身給皇帝施禮，溥儀上前扶她坐下。

「倒茶。」溥儀命令侍女。「別忘了加點糖。」

「謝謝皇上。」婉容驚喜地拉住溥儀的手不肯鬆開，讓他挨着自己坐在沙發上。

溥儀爲婉容整理着蓬鬆的頭髮心疼地說：「妳瘦多了，路上還好嗎？」

「多虧余侍衛一路照顧，得要好好謝謝他呢！」「這都是皇上安排的，也是我應該做的。」余思文謙恭地說。

「是我要他留下來照顧你們，我怕妳不願意我來東北，把事情傳曠出去，所以來了不辭而別，妳不怪我吧？」溥儀拉着婉容的手說。

「你害得我好苦。」說着親蜜地偎在溥儀的身邊。婉容見屋內沒有日本人便悄悄問溥儀：「他們日本人待你怎麼樣？」

「我這不是好好的嘛！」溥儀說着做出很有精神的樣子。

「這回就好了，我們再也不分開了，永遠在一起。」婉容說完，將自己的臉靠在溥儀的肩頭上。

侍衛及侍女等人見帝后親熱的樣子忙轉身低下頭去，避開天顏佯裝看不見。婉容已顧不得僕人們的存在，完全沉浸在夫妻團聚的歡樂之中，她哪裡知道，日本人只許皇上和她見此一面，明天就必須分開，各自獨居。

兩人叩頭謝恩，又給婉容磕了一個頭，謝皇后在皇帝面前爲他們求了情。待兩人走後，婉容勸溥儀說：「師傅們也是沒有辦法，如不依了日本人，大家都別想好過。所以您還是想開些。」

婉容勸溥儀想開些，其實，未能實現現在東北登基的美夢，她和溥儀一樣難過、氣惱。

就任「執政」須離開旅順去新京（長春），

在日本人的導演下，他們又從旅順乘車，路經湯崗子，到達長春火車站。一下火車，他們就見到了意想不到的歡迎儀式，使他們憤怒的心情，得到了一點安慰，並且激動地流下了熱淚。

站臺上軍樂聲和人們的歡呼聲交織在一起，民衆中有穿長袍馬褂，穿西裝和日本和服的，他們手上都拿着一面小旗在晃動，歡迎「執政」及其夫人的到來。遠處還有日本憲兵隊的歡迎隊伍，最突出的還要算「吉林滿蒙舊臣迎變團」，他們是由前清的舉人、吏部郎中等舊臣組成，手持黃龍小旗，由於行跪迎之禮，較之其他歡迎的人們矮了半截，皇帝和皇后怎能不爲之感動得落淚，民心思大清的念頭一下子又占據了整個心頭。太陽旗夾雜在一起向着他們揮動……

婉容和溥儀坐在汽車上，根本無心欣賞長春的街道和風景，隆重的歡迎場面，已經遮住了他們的眼帘。直至他們住到偽皇宮，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之後，才知道自己又上當了，被更加嚴密地囚禁起來，成了日本人御用的活道具。

帝后猶如籠中之鳥

南國的春天已是暖風拂面，而東北的三月選

是寒氣逼人，可是婉容、溥儀住的緝熙樓內却是溫暖如春。婉容閉目躺在臥室的床上似睡非睡，窗外的陽光透過紗帘照在婉容的身上，更顯出女人身材的曲線美。這屋內是按婉容的設計布置的，牆上掛着她平時喜愛的字畫，地上鋪有地毯，門口還特意安放了一個刻有吉祥鳥的屏風，給人一種富麗、典雅之感。

溥儀的二妹韞和來到婉容臥室，從屏風後探出頭來，「皇后別盡一個人在屋子裏悶着，到外邊走走吧！」婉容坐起來說：「二格格快進來坐。」韞和進屋坐在床邊的椅子上，習慣地挺着直直的腰板說：「太陽老高的啦，都快晌午了，您總是這樣悶睡，會出毛病的。」「其實也睡不着，就是懶得動彈。」婉容說着向窗外望了望：「滿洲的冬季真是長，這會兒北京的杏花已經開了，可是這兒還是冷嗖嗖的讓人難受。」

「皇后準是想北京，想家了吧？」

「想又有什麼用呢！」婉容很哀傷地說。

「您快捨撥捨撥，待會兒皇上回來，我們出去散散心。」韞和勸道。

「聽說長春有個大同公園，景色還不錯，我們就到那兒去玩吧！」婉容提議說，「自從進了這個悶死人的『帝宮』，我還沒出過大門呢！」

經婉容和韞和建議，溥儀帶領全家人高高興興地出了「帝宮」。今天，他們乘車緩行在大道上，婉容才發現，長春的街道既寬又靜，兩旁樹木很多，遺憾的是，東北的春天總是遲到，樹木並沒有披上綠裝，也不能爲這個城市增添自然的美。雖說大同公園占地面積不小，就其景致而言

，與紫禁城中的御花園是無法比擬的，可是對於好久未能進出「帝宮」大門的溥儀、婉容及其二妹、三妹來說，能在這裏玩一玩已是莫大的「榮幸」了。

但是，他們高興得太早了，還沒等他們玩得盡興，公園已被憲兵和警察包圍起來。槍聲、警笛聲、汽車聲，以及士兵腳下的大頭鞋踏地聲，一起傳來。溥儀和婉容正在納悶，不知出了什麼事，只見兩輛汽車直向他們開來。車上跳下來一個日本憲兵和兩個帶槍的警察，臉上都像掛了霜一樣。憲兵親自打開車門冷冷地對溥儀說：「爲了『執政』和夫人的安全，請上車吧！」

「到哪兒去？」婉容急切地問。「回去，跟我們回宮去。」警察趾高氣揚地說。「豈有此理，是誰讓你們這樣做的？」溥儀不堪忍受地質問。「是司令官派我們來的。」憲兵繃着臉說。

一聽說是關東軍司令部的命令，溥儀像洩了氣的皮球，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唉」，他不再說什麼了。憲兵見溥儀等人沒有上車，「咻」地一聲，兩腳一磕，打了個立正，「請！」

婉容見此情景，忙走近溥儀，扶着他的胳膊，暗示其「服從命令」，兩人上了汽車。韞和三妹等人也隨着上了另一輛車，便由憲兵和警察「保護」着返回帝宮。溥儀帶着家眷出遊大同公園的事，引起了日本人的極大不滿，關東軍司令部又特別強調，沒有他們的允許，皇上等人一律不許私自出帝宮。於是，他們猶如籠中之鳥，又開始了較之紫禁城中更爲難挨的「監牢」生活。恐嚇、威逼和欺騙，隨時伴隨着他們。（待續）